南豐劉先生文集

18

中科院植物所图书馆
S0049917

南豐劉先生文集卷三

鎬仲　劉　孚京

河南南陽縣知縣徐君墓誌銘

河南南陽縣知縣候補同知直隸州徐君諱城字印川以道光二十有三年冬十有二月十日卒於官年六十有七長子廉鍔前卒適孫壽彝爲主後明年十月某日及次子謦鏡以喪歸葬於天津之某原君娶山陰朱氏故兩淮臨清場大使鑑之女也是爲朱宜人以君卒後十有三年卒於衛輝之汲諸孫思穆官舍實咸豐五年冬十有一月四日時羣盜方盛不可以喪行謦鏡壽彝

故鍾麟孫森皆贈武功將軍孫森又生學淵其孫有曰
炘者官山西巡撫兼提督故孫森學淵皆贈資政大夫
振威將軍學淵遷天津遂爲天津人生副榜貢生奉直
大夫金楷無子弟磁州訓導汝槐以子煇後焉煇舉人
大挑一等官江西山東知縣終於甯陽有惠政是實生
君君始以縣丞官浙江改官東河補滎澤丞河決蘭儀
馬營皆與其役擢知縣署新安武陟湯陰汲滎澤補光
山得鄰盜引見被旨擢知州居光山任如故尋調南陽
又得泌陽盜擢同知直隸州君少篤學里居教授多所
成就寧陽君爲吏廉嘗坐事損其產家益貧無以自給

乃及諸孫謀卽殯其郊越十有四年捻賊犯河北曾孫
嘉猷懼事之不虞卽葬焉寇定家比不復又垂二十年
嘉猷嘉禾元孫世昌等乃克以其內外祿入圖歸宜人
柩光緒十有四年夏五月嘉猷乃至汲啓恭人攢命世
昌歸其柩天津六月柩至天津七月十日世昌乃合窆
恭人於君之兆惟君及恭人皆未有銘以壽彝所爲狀
示其友劉孚京遂督之孚京不可辭乃序而銘焉其序
曰
徐氏之先曰鍾麟者明季始自浙江之鄞遷順天大興
鍾麟生長清知縣孫森左都督臺灣副將學洙其子也

驛歲歲告水夏秋之交道不可知人畜沾濡僵踣咫尺相望田禾漫沒尤甚然終莫肯委尺寸之土以爲行水之便人吏咨嗟行役怨歎豈無良法民之愚曹吏不仁不敏不足以開其心而誘之道也故其患小者既若彼大者遂使殊域異習之民有挾以奸司空之故至欲決城邑夷田墓爲日月之便捷以罔貨利而蕩民志士大夫尤多嚮之不惟好奇抑亦憚行役之艱難也嗚呼如君者豈惟行者之所歌也君爲政連以得盜見褒其聽獄訟甚精尤垂意乎羣士之興替所至擇其賢者使與子弟學皆得科第以去數更大役民不知擾皆良有司

君又困於有司之試乃棄科目遊宦以自食能効其職既擢知縣所署五邑悉著名績大府知其良故補光山調南陽皆鉅邑號難理者也君涖之久而益治蓋居光山而農不敢侵官道距官道尺皆讓不耕以築爲涂涂之狹者斥百貨以達民以逾富其在南陽亦以濬溝洫去涂潦平軌道爲行者所歌政俗衰弊長吏權不足自達非決獄訟捕盜賊他欲有所興作雖無大擾民固駭動況使委其產以爲行者之地乎自元明以來言西北水利者甚衆聖清之隆嘗發鉅萬之帑肇試諸畿輔之域興作之利昭然甚著猶未遑推之及遠畿南累數十

河南濟源縣知縣沈君墓誌銘

河南濟源知縣沈君卒於官明年其孤先漣歸君之喪於湖南之湘鄉葬於某原乃著其世序狀其行義乞銘以識其壙銘曰

君諱甲湘字藝亭少以學業著聞嘗試於有司不利去而從軍周旋湘軍諸帥間以軍功由文童累擢知縣加知州銜以同知用賜藍翎嘗從李忠武援皖戰於三河忠武獨身陷陳遂敗死之時幕府之士二十餘人爭簒取金帛鳥獸散君獨收軍籍印記致之於大軍而後歸省父於家當是時湘軍諸帥莫不慟忠武而稱沈君曰

所能庶幾惟治道路爲難故詳論焉宜人有媲佐之美
其教子孫遇媵妾有恩禮年七十有八及見元孫世昌
之生當時以爲盛君有妾李氏子女孫曾孫元孫來孫
名秩皆别著劉孚京曰聞諸禮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
君干祫及其高祖故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五世
之澤古之所難也余論次徐君之世衣冠文武上自高
祖之父下至元孫不替益光以逮於來孫而恭人之祔
也亦繄曾元之勤嗚呼遠哉乃銘曰
明明徐君茲惟其藏顯顯恭人肅祔在旁曾孫之篤元
孫是將至元曁來匪德伊何銘以著之孔篤不頗

秉時發聞焜燿天下之望而君獨默默以縣令終豈非命哉箸茲二端可以知君所自處已君年五十餘始選爲濟源知縣承河南北大祲之後濟源尤瘠噓枯藥療與爲休息暘雨之不時有禱輒應民大悅以和未一年而死濟源之人悲之如喪親戚曾祖某官某祖某官某父某官某母某氏某封配某氏封宜人子幾人某某官女幾人適某以光緒十一年某月日卒明年某月日窆於茲邱而南豐劉孚京誌諸石

兩江總督李公墓誌銘代

同治十三年春穆宗毅皇帝大婚禮成躬親庶政惟兩

沈君賢沈君臨變能定不失其守也其後從左文襄於陝甘嘗有役事檄君使統之固辭退而語人曰吾才不任也吾從軍久苟自撟厲强其短以暴一日之長吾爲顯官久矣吾惟知止故不殆自粵賊之亂積十五年天下擾盪卒芟犂甚劉成中興之功者繄湘軍之起倡之者羅忠節大之者李忠武勇毅兄弟督飭而進退之者胡文忠曾文正將水師以廓清江湖者今尚書彭公玉麟收越定閩極於東南轉而西北踰關隴遂奠西戎者左文襄皆君之鄉里師友儕伍君皆嘗參其軍事之數公者皆蔚起爲將相自其卒伍廝輿趨走之屬莫不

公之去而稱其忠其後六年詔來京陛見以病乞緩遂不復出光緒十年夏閏五月四日薨於里第年六十有七疾篤遺書陳四事曰帝學聖功用人理財召子本方等曰吾起知縣因時際會蒙被恩澤膺兼圻之任紹名臣之位天下新定庶事擾攘而吾方抱羸老之疾不任職事優游里閭十有餘年無以佐聖天子宵旰之勤勞吾甚愧之今病且死念國厚恩內疚於心終不能援故事爲爾曹乞恩澤矣本方泣受命疏聞詔予總督應得䘏典其後尚書彭公上言公之賢乃詔以公治行事蹟宣付國史館立傳嗚呼自公以縣令在兵間用恂恂廉

宮皇太后憂勤久思隆孝養而宮闕嚴邃不足以頤神
養穌詔鳩工庀材規復圓明園舊制於是兩江總督開
縣李公聞而歎曰嘻茲非其時吾備位大臣雖在外其
可嘿而已即上疏陳外侮內患天時人事之可慮而以
居安思危斥奢崇儉爲請又因星變陳言略稱安內攘
外必先富彊彊莫大於修德富莫善於節用疏入留中
然事亦艮已是年公以病乞歸冬十有二月詔許之公
疏謝猶稱邊疆未靖伏莽尚多河務方興災祲迭見惟
持之以恆久謹之於細微毋以外患弭定而萌侈心毋
以近侍獻諛而易初政其言深切當是時天下莫不惜

用嘗代理荊州知府而曾文正公亦奏調公旋安徽同治三年江寧復擢道員四年署兩淮鹽運使刊削釐稅程則浚河瓜州東以行鹽艘商民大便尋擢安徽按察使江甯布政使皆留運司任如故今相國李公以兩江總督督師討捻漕運總督某公署江督有詔以公護漕運總督公曰時事方亟爲臣子者宜自量其能敢躁進誤大計亟上書曾文正公及李公固請毋護漕督奏許之始赴布政使任曾文正公既復督兩江倚公甚重文正病乞假欲奏公護總督公以不勝辭且曰茲事體大宜取朝廷進止不者將蹈自專之嫌文正尤韙服八年

讓著聞望實既隆擢在高位天下孰不以爲宜勞形封
圻繫心皇極危言苦詞繼之以去公忠之心與國爲體
不爲身後及子孫毫髮慮計也嗚呼豈可不謂古之大
臣哉公諱宗義字雨亭其先湖南龍陽人某某中有諱
崙者始遷四川之開縣遂著籍焉曾祖某祖某父某三
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振威將軍妣皆爲一品夫人
公以廩膳生舉道光二十三年鄉試其後四年成進士
以知縣官安徽署英山補婺源調太平爲政廉勤所在
稱治時粵賊方熾大兵誅之公積功至花翎署安慶知
府病歸會湖南巡撫嚴公論薦公詔發往湖北差遣委

鎭公天性孝友事繼母得其歡心撫異母弟皆成立所以教育之者甚備居官謙讓辭受之際析義尤嚴每擢一秩晉一階其色歉然常若有所不足官巡撫時資斧常不給在鄉里一以樸素率先後進人翕然化之其學以寡欲無私守約施博爲宗嘗刊張子全書司馬宗範大學衍義以矯勵末俗夫人某氏妾某氏子幾人某官某官某年本方將葬公於某原以余與公同在兵間久更歷患難死生之際知公尤深屬薶幽之文於余余不可以辭則銘曰

天右聖清降神自岷篤挺我公允武允文起自甲科歷

授山西巡撫至則以布政使不稱職首劾去之吏治肅然回賊東犯防河嚴賊三犯不得渡明年丁繼母憂去官十一年服闋陛見次樊城而先是曾文正公薨於兩江總督位朝廷難其代歷選於中興名臣者年餘至是乃詔授公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公疏請別簡賢才重疆寄優詔不許辭江南承大亂之後民氣未復公首崇實黜華昭示風尚墾荒田減稅則捕巨盜厚賑卹海疆多故公大指以爲江南有海防無海戰也會倭人擾臺灣乃飭什伍具器械築砲臺於吳淞口江陰焦山象山烏龍山至今以爲重

慶蕃不敢辭乃謹序而銘之曰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
書故提督陳公金綬名能知人率師過盱眙止公舍時
公未冠陳公撫而奇之知其非常人也遭亂應募隸江
南水師今大學士直隸總督李公之統軍赴上海也淮
軍始立而郭武壯公松林别募得四千人勒爲八營以
從號松字營公改隸焉殺賊復城積功至都司賜花翎
遂統松字前營爲軍鋒大軍進江陰與無錫援賊戰楊
舍公所夷賊壘百餘逐奔八十里擢參將賜侃勇巴圖
魯號復江陰加副將銜從戰無錫金匱克之北復宜興
西收溧陽攻金壇旋軍東援常熟江陰無錫境西園常

試尹牧風興雲蒸樹牙作督作督維何實繼聖相保釐南服江海之防何崇何卑退讓持持何嶮何夷不貳其儀亦有嘉謀辰告我后后曰俞哉公退恐後生辭其榮沒守其默於乎後來視茲介石

直隸提督李公墓銘誌代

公諱長樂字漢春安徽盱眙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贈振威將軍妣某氏贈一品夫人公官至直隸提督以光緒十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位公之諸昆某某並篤謹愷悌以公文武忠孝克大其門其功烈有史氏之傳其葬也不可無以識諸幽乃以狀屬公之友毛慶蕃

詔賜黃馬褂復從武壯援畿輔擊西捻張總愚戰安平馬軍不利公以步軍大敗之追之饒陽深州從旁襲破其團陳又敗之晉州饒陽境南追賊要敗之濬滑大創賊大伾賊復北至東昌渡運而東益北犯從武壯先賊至天津逆敗賊楊柳青賊復南於是有鑿河築垣之議賊由是困屢敗之陵臨邑間賊益困然皆死黨難敵公夜襲之商河李家坊禽總愚子與諸將夾擊於濱州李子鎮公深入破其團陳數十疾追復敗諸商河之于家圩沙河總愚創焉詔以提督總兵存記轉戰德平商河平原高唐從武壯與諸帥大合圍蹙賊茌平殲其醜類

州先登克之擢副將尚勇巴圖魯號南復長興湖州賜
二品封典粵賊餘黨據漳州窺廈門從武壯浮海赴之
復漳州及雲霄漳浦詔安加提督銜軍北旋武壯假歸
從楊忠勤公鼎勛詣曾文正公大軍於徐州文正檄公
兼統忠樸三營而李公代文正任捻事武壯亦再出改
前所統松字營別爲軍曰武毅與忠勤所統軍並爲遊
徼之師擊東捻而公以忠樸營爲武毅前軍邀擊賴文
光於壽光之杞城鎮逐奔及膠州之鄭家寨小南溝又
北追之青州東鏖之壽光南北洋河巨瀰河閒禽殺無
算遂南渡六塘河至於揚州文光被禽於揚州東捻平

公終不自伐武壯亦不掩公武壯任大將而公以裨將與並名軍中稱郭李云公自少爲陳公所知終身不忘事武壯尤盡禮武壯歿遇其子弟備恩厚人尤以此重之武壯官湖北提督屯軍襄陽嘗假歸公代統其軍署湖北提督者再同治十一年遂代武壯爲湖北提督光緒五年調湖南會俄人渝盟竝海戒嚴詔問李公淮軍扼津沽宜擇威望宿將統之李公以武壯方官直隸提督未有所舉也武壯尋薨詔乃命公代以防海屯蘆台扼大沽北塘門戶凡十年公本以良家子從軍在軍中未嘗忘學駐軍襄陽延儀徵儒生李君漢章幕府從受

總愚自沈徒駭以死西捻亦平天下大定賜博奇巴圖魯號公沈鷙驍果料敵審勢知勇飆發臨戰開闔進退如神轉戰南北多著奇功慶蕃數經山東直隸境其父老往往爲言羣盜方恣時大軍捕之知窮謀殫日夜馳擊飢疲顚頓無復人理僅乃勝之其艱難古所未有也大抵皆公異時立功處所云武壯所統軍曾文正公奏稱淮軍最勁之兵也然武壯江南人不習平原廣野之戰而賊騎善馳突日常踔數百里南北無定嚮武壯謂公曰吾戰北方善眩望見將軍旗幟在前不自知猛氣之奮迅也兵事一聽公指揮武壯所立功皆與公共之

李公既以公薨上聞天子悼惜詔原籍及立功郡縣立祠謚曰勤勇所以褒卹之甚厚而妾某當公病嘗刲股肉以進不愈妾某仰藥先卒亦旌如例公配某氏繼配某氏妾某氏某氏子一早夭以兄某之孫承兼爲後詔俟及歲時引見將官之公知人好士決人器識小大材質良楛不逾銖寸賢人君子通材碩學遇者無所失與慶蕃同受學於平山商榷道術縱論古今尤懽他無所嗜獨頗愛馬居蘆台塞外良馬畢至日從數騎馳六十里以爲常其言乘馬心氣相應之妙通於道術甚可聽也嘗從容置酒屬義寧陳君三立賦詩曰杜甫諸馬詩

六經諸史問有宋諸子學術旁及史記漢書杜甫韓愈之文章略皆上口能言其趣別久之慨然有求道之志欲師事李君李君不敢當乃躬造李君之父平山先生之廬請爲弟子而與泰州陳君士毅黃君葆年數輩爲友人或疑公勳望崇重何爲自下若是公謝曰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廉讓自持未嘗先人始至直隸鮑忠壯公宋公慶皆在公與並列禮下之巳甚忠壯威名冠諸將於諸將無所許可至是大懽軍府所蒞材官親校皆取諸綠營制兵不以私所親及從征故部曲軍民懷其威惠士大夫無識與不識皆稱公以爲學道君子

誰其知公侯諸貞元

李丹墀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丹墀字畹餘姓李氏南城人也蚤以文行自殖爲縣學生食廩餼歲貢入國子監注選訓導久之未得職頤親誨子無不足之色或諷先生括錢粟輸之官可以速選謝曰聞有爲貧而仕者矣求仕而先貧有以祿養者矣干祿而竭其所以養何爲乎遂不應郡被寇亂既定守令設局司延士大夫之賢者與圖善後事而先生與焉俘得逃虜將戮之先生曰此皆良民不幸被掠自拔而來歸奈何比於從逆而併誅乎全活甚衆大軍

不能狀乘馬之妙君其勉之陳君許諾未應而公薨悲夫銘曰

五緯凝精二儀翕曜嶽輝上騰川靈下徼物極則反道崄必夷鑒茲惟皇降靈以治在昔之屯寇亂斯極孰克匡之爾侯爾伯桓桓將軍天挺異人亦起良家作我虎臣亂之既鉏皇極既扶雍容帷幄言尋我初昭昭者文冥冥者道匪友孰迪非師孰詔頹旌折轅步趨便便昔維申甫今他淵騫豈公實明或則牖之公勇伊何道命是持山壑藏舟或挾而趨如何百里躓此中衢嗟嗟後死孰克荷負如何不恫念我良友勒辭告哀以慰爾昆

古之所謂孝者順而已矣順故施於身而血氣平施於家而六親和施於鄉國而百族馴大順之施天下太平萬物遂嘉無有疵癘孝之至也嗚呼先生其殆知之矣先生讀書不爲章句屬文辭達胸肊而已不樂以藝自名嘗言學常稱曰宇宙間無在非理日用間無在非學也年六十有六以光緒十有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卒時喪母始七日鄉里稱其哀曾祖仕份祖之韻貢生考奐東監生以先生長子舜賓官刑部主事加四級贈官及先生並階中憲大夫母王太恭人先生娶劉氏繼娶游氏並封恭人妾吳氏劉氏子五人長舜賓也以拔貢生

之帥聞而賢之請佐其軍事以母老又不就爰自嬰孺
以至艾耆不忍少焉違母以遨遭亂轉徙翼母走亂山
中無斯須去左右其愛其母也以慈其弟弟遠出而母
微念之躬求而亟致之返室以內無慊容自伯母叔父
羣從之戚生隆養沒隆禮推其有餘稱貸以彌縫其不
足族以內無違言至於比閭黨巷之往來友朋之交際
坦如廓如推誠相與秉讓相下而未嘗求逞也下逮厮
輿走卒之屬時其饑寒調其疾病達其情志色溫而意
周曰彼亦人子也故人感其誠而懷其惠賢者效其情
乖者輯其訟以是奉母終身婉愉無纖毫忤於厥心蓋

無斁靈魄奄藏復壞伐石勒銘幽壚石不可朽銘其與俱

趙味香墓誌銘代

常之爲郡于東南文學稱極盛其士大夫經術學業爲師儒列文苑者國朝以來以百數趙君常之故世家生長治平及承其鄉先生之遺風凡其耳目之所漸擩心志之所依誦皆微言絕緒他郡新學小生積歲累月窮精敝神僅而後得之者趙君若固有之故趙君雖嘐嘐久困于有司而文學嶷然冠其曹好法書名畫金石刻致精能辨之所藏弆數十百種皆善本不雜以僞謬趙

官刑部廣東司七品小京官擢主事記名軍機章京次汝賓殤次承賓銓賓皆諸生次選賓女子子五人壻曰曹福衡游琳廖學曾傅祖培其少者猶在室舜賓官京師所居室皆自書聖賢格言大訓揭之所以自飭厲及教其子者壹依於是士友歎稱之則對曰此吾父之所以詔舜賓者也既奔喪歸及其羣弟將以十有七年十月某日葬先生於從姑山後之祖塋走書京師使孚京銘孚京不敢辭乃銘曰

展也先生惟郡之者何德之純不大厥施韜精匿照曰惟母故蓄德俟後終顯厥譽哀哀令子紹德不忘德則

君後二年余復過常州常亦數被寇警然趙君卒全余所斥以歸余於是益歎趙君賢謹於細微不以險難棄其信可屬大事也趙君諱鈞調字賡梅其自號曰味香常州陽湖人家世貴顯大父某父某君幼慧爲文操筆立成其學博涉尤工制舉之業弟子著籍者甚衆淡於榮利爲諸生數十年充歲貢生未及謁選年幾十有幾光緒四年某月日卒余自再過常州與君訣其後遂闊不相聞積久之而余客徐州與君之姻家方元徵友善元徵爲余言君卽世余驚哀涕下其後又於元徵所識君之孫震甚少而有文余喜贈之以詩越數年震以書

君家固貧遊學無儋石儲致金石書畫多且精雖長者有力之家莫能及故君子之趣其志不以力爲解患不誠也無患不成患不行也無患不至患不營也無患不獲趙君非惟金石書畫之好其於仁義道德無不然趨之甚勇畜之甚富故吾於趙君既師友之又樂道之爲承學之士勸也余識趙君當道光季年是時先君官京師聞趙君名使余弟廉師之趙君不以余無似而以爲友所得金石書畫之屬未嘗不以示余相與考辨其後余侍先君於南中趙君亦歸咸豐甲寅乙卯間余過常州見趙君時天下已亂盜賊途梗斥篋篋數事以屬趙

物化孺人朱氏先窆故隴孤息承裕承化等維營邱反葬之仁周公合葬之禮思謀載柩言歸於越從前人之居同先妣之兆事願睽迕川陸修互殯宮所託屬當河壖暑秋盛潦波濫淫溢愳有決害茲不常寧日月逾邁悼心泣血乃博稽禮典謀及子姓維昔崔實遵父顧命留葬所卒胡廣母氏亦不祔考賢哲遺矩具詳墳牒既古所有匪我作始夫喪柩不可以久淹輿櫬不可以行遠奉親不可以嘗險行道不可以滯隅今公在殯一紀倍差重以瀕河波濤歲驚邱里阻絕歸途屢千烏可以局禮常昧權制憂賓萌之弗返期首邱之克遂哀匹配

來曰大父且葬願有銘也余其可辭乃次余所知而系之辭君娶某氏子幾人女幾人葬某原其辭曰

延陵之墟文曜淑靈顯允先生載挺其英騰精燭古戢翼委榮永念在昔遨遊上京如何奄忽翳此下庭婉婉賢孫不隕令名復土伐碣要我斯銘清風永閟介石長貞

故處士丁君靈域志

丁氏故居紹興之山陰爲縣著姓君諱某字某丕承令緒資性篤闓少去州鄉徉齊魯遂遨京師嘉問亹亹力命乖舛自昔所嘅漂搖卜居於彼大梁行年七十奄隨

清稽古作制垂則非隮品官不施碑碣乃勒貞石表靈域焉

雲南布政使吳公神道碑銘代

公諱德溥字眉生姓吳氏其先江西宜黃人乾隆中曾祖鳴琳始遷四川達縣祖家澤父銑雲南瀓江知府母程氏公少師事故大學士文端公倭仁趣嚮端碻有經世之志以直隸州同知分發貴州署施秉知縣日屬吏民教兵法部戰守循行苗境察其將叛者以告上官及代者莫應苗後果亂种繼之而安平居貴陽衝巡撫蔣勤恪公擇於羣吏曰惟吳某能辦賊檄署其縣戒司道

之未從墓魯人之合祔且孝子之事期便親體魂氣所之不繫邱隴於是內斷于志用遺故鄉經營宅兆重趼百里絕河而北懷治之南厥里二十時惟厥宜山河隩區渠沛交絡佳氣所居靈魄所燕以光緒十有四年四月逆柩於汴信宿而至越若來四月日子既贈既窆爰及封樹凡縱十五步有奇廣二百二十六步有奇薙除其中十有八步以爲靈域餘地二百步用蓺稷黍以奉薦蠁承裕承化並敦固愷悌耄耆而慕諸孫宗沂宗泗等式著才譽精究律令惟君令德施及昆後宜茲樂邱以長厥世於千萬年爲丁北祖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聖

僅乃定巳而爲欽差大臣田公興恕翼長匡弼切直田公不能用遭劾去公又歸而曾文誠公爲巡撫於是寇難充斥兵食日屈悍將飢卒昔縻朝叛援剿之師客主不輯值中原多故不遑邊略軍旅之事壹委諸督撫曾公憂之疏薦吳某在貴州久曉習戎事達大體臣今孤危得賢佐乃濟有旨趣公往遂統營務事取決焉龍里貴定之復議開驛道公曰未可援遠而敵堅必敗敗難復也省北賊勢小弱請擊焉耀兵修文迴驅開州屬之乎遵義以清中路中路夷鑲道達商運至田野辟糧有所資兵有所恃守之以忠信行之以卑順忠信既孚禮

以下毋輒與吳令事既至行种境得叛种輒誅之及有
縱舍皆中窾要賊稍逼敗之逐奔出境百餘里而安平
所隸大河十三砦种守公約不貳賊以不得逞擢知府
父憂歸初公首爲蔣公所知蔣公討賊公常從左右弇
帷楊隆喜之叛調苗練公陳不便甚力及隆喜誅苗以
觖望故相繼叛故蔣公益以爲有文武威略可大任服
未闋奏公自輔遵義告急檄署知府假令箭得專輿調
遵義知縣戰死公又兼知縣連戰破賊馘其酋略定府
境復甕安湄潭兼領焉別遣軍援開州走其賊而自提
卒衞貴陽會蔣公卒公亦以終喪歸歸而遵義境大亂

折衝南下輸寫輻輳卒完遵義爲貴州蔽翰湖南四川來援諸軍皆自輸之粟侍郎石贊清請歸湖南軍以所輸粟益貴州事下曾公衆喜得饟曰必從之公曰人所以羸糧相救者非他懼賊侵軼而防之於遠疆臣有相卹之美吏士亦以奮於功名今歸其軍索其粟粟不可得人情驟沮聲實俱損未睹其可曾公曰善於是川楚諸軍戍貴州十餘歲倚以平賊公所建埤益大計皆此類軍事既定始補官擢至布政噓枯療瘵與民消息移治雲南甫六月以光緒某年某月日卒於官年六十有二公內行敦備端重寡言笑其在軍綜覈嚴密而與人

幣四達朝矜吾誠鄰急吾義坻知不棄客軍咸奮徐乃大舉可以得志曾公是之遂平貴州公之數也初以遵義功賜花翎記名道計誅林自清定安順加布政使銜用降人彭楚山復貞豐統諸將下興義克新城俘鉅酋金萬照賜黃馬褂博奇巴圖魯勇號補貴州糧儲道擢按察使署布政使授雲南布政使自始至貴州而亂作作三十年而定公實與之終始其在遵義練卒至萬五千人或請餉之曰今東南數百里皆賊窟穴焚略孑然遵義殷實賊所窺覦厚爲之防猶懼不支卽有蹉失是無貴州也是時吏民相信如父子練卒雖衆民不知擾

雲臺之山秀靈所鍾胚賢毓哲誕惟吳公公產清門詩禮繼肅文端之堂洛閩是躅有問而肄克崇克欽經德宰物靡不究徵函華孕實勵躬克己秉義佐戎肇維始仕簿書匪勞右刀左弓發蹤若矢出話如鐘洪楊之變東北實覃滔天橫流亦癘西南維彼黔中是曰羅施蠢茲有苗嗜殺以嬉公令施秉化民爲兵連鄉軌里古法是程瀦流徙薪惰人所憚火之烈矣靡不灼爛安平之役守以便宜下車從容不介遂馳果贏螟蛉祝之斯化蠆委其毒狙輸厥詐爰守遵義稜威愈抗人自爲戰家獻厥粻匪任智術實仗忠信民可去食士不血刃進退

以恕不吝稱舉得其死力事上和而肅可否必盡屬纊
前一夕言事大府下所屬條教皆自署訖嚴整如恆夫
人劉氏王氏蘇氏妾某氏公初無子以兄子以本爲後
後又生以業以本同知銜知縣以業某官女幾人某年
某月葬公於某原樹栮與公弟德潚有道義之雅與公
爲婚姻德潚來徵銘自公之卒也雲貴總督劉公長佑
上功狀朝廷憫焉時方以貴州之請爲祠祀曾公遂以
公祔又錄公事狀付史館爲之傳天下以爲宜會張佩
綸言事徵及公於是史臣復去公傳乃最功撰德一著
諸銘銘曰

公姓劉氏諱于潯字傑宜其先當宋之南有事朱子爲弟子者曰埽之始自玉山居南昌歷世有聞公之曾祖起熷祖紹璣父成釗三世皆以公功賜一品封爲光祿大夫公以舉人大挑南河知縣補清河知縣著吏能霪雨河漲河督懼決議開減水壩殺盛潦民大驚呼號堤下乞貰我死公詣河督陳不可狀且曰卽有失罪某坐之事得巳河亦不決民則大悅擢揚河通判丁母憂歸而廣西賊作亂逾嶺而北湖湘之間始騷江西大震巡撫張文毅公卽喪次起公使董防事夷德勝門外巨阜以崇城垣甓埤倪之缺壞者完之外築牛馬墻用蔽軍

有時詘伸有道公去不留黔人是悼公豈不懷公曰有
命亦克我知敢忘厥正惟天有時地勢有宜嚮背闢闔
公燭厥幾既開中道機牙肆張孰敢不順膺我斧斨嗟
黔弱貧竢米而責朝卭蜀門暮乞於楚二邦之依克壯
我猷誰固其交與我同仇誰統厥成曾公之明誰翼構
斯惟公是宏既奠鬼方皇心則夷西南之徼曰余汝毗
之藩之宣爰忠爰敬如何不淑遘此癘疢人亦有言傳
在十口公功在黔公聞在後點蒼峨峨牂牁融融謂余
不信有碑既崇

甘肅按察使劉公神道碑銘代

銜留江西治軍務幫辦江西全省團練統兵防賊饒州丁父憂賜假百日治喪改署理甘肅按察使督饒州防如故同治三年僞侍王李世賢棄高淳率其黨十有六人出徽甯分道入江西圖據之爲僞都聲援世賢趨撫州世賢故慓悍能用其衆巡撫沈文肅公擇於諸將迺自饒州移公撫州禦賊文昌橋相持橋下一晝夜不決賊佯退以懈公公戒備愈固陰列火藥道旁賊果復至藥驟爇聲如霆光明達天賊相枕藉死後者遂亂大敗奔是役也公用所統二千人當賊三十萬躬與死士當鋒鏑裹瘡蹀血角死不貳積三晝夜無退顧者僅乃勝

士立局中洲及南洲等凡十有二所團練義勇鉅萬民氣大振咸豐三年賊自九江薄南昌公屯城南通轉饟兵食不詘遂佐江忠烈公成城守功擢知府曾文正公治軍江西建江軍水師營使公統之公由是異軍特將自西河逆僞益王石達開軍與連戰敗之拔豐城新淦臨江臨川景德鎮浮梁長驅出江西境克建德攻馬田賊走之旋軍江西援南城解其圍盪金谿賊助豐城城守復樟樹鎮又解臨川圍凡大小數百戰所嚮有功記名以道員用授甘肅安肅兵備道累加鹽運按察使銜賜花翎圖薩太巴圖魯勇號授甘肅按察使加布政使

釋兵事謝病居閭里公材行踔躒喜任事能盡謀力初中洲病水公爲築大江口堤及潢溪壋以捍衛之水災止後遂稍推之及濱江湖諸圩堤在豐城者曰官湖堤臨江者曰晏公圩南昌附郭曰大有富有圩下游迤北者曰新立集義十五圩皆公所修築由是章貢盱汝盛漲不爲害公事親至孝與弟愛屏居里舍日飲酒賦詩爲樂客無所擇至者悉如其意以去故人感公惠有所興作公一言無貧富輸寫恐後以此事無不集年七十有一以光緒二年夏五月十有三日卒於南昌里第其後某年子秉柱等葬公於某原請文其碑公娶某夫人

之功爲最奉旨以布政使遇缺題奏賊既敗走分軍略南豐崇仁宜黃金谿與浙江賊會勢復振公牒鮑忠壯公軍自援未至與崇仁賊戰上頓擒之遂與忠壯合軍戰赤橋岡大創賊許灣追奔縱擊賊衆數十萬垂盡自公統江軍水師十有餘年殺賊克城威惠行於州部其大者若此至諸小戰及游丁妖民乘變樂禍爲不靖於鄉里者公軍至輒解或就誅甚衆不可殫舉回賊反陝西西奔甘肅甘肅告急公以疾不能赴上請開按察使缺旨允之猶統兵勦賊江西廷臣有不悅於公者上言公不法事下巡撫劉公坤一劉公爲辨明有旨免議遂

世著姓大父衢贈通奉大夫父佩玉贈中憲大夫中憲君有弟曰斌玉大挑南河知縣官揚河通判未有嗣息選於諸子莫賢惟君時君巳孤慈母在堂以王母命爲後叔父承宗之義因心之孝無得而間嘗試有司不利退而嘆曰窮達有命爲仁由己何必進取乃爲賢哉杜門絃歌有終焉之志詘於嚴君不能自遂以貲爲鹽課大使補浙江許邨場大使推擇久之乃遷仁和爰自始仕以迄於今積二十有四年不調人以爲憂君以爲逸若乃特立之操邁往之韻囂囂自得寥寥無與淹久不足以累其心簡劇不足以易其度初官許邨爲巡撫常

妾某氏子幾人某女幾人適某銘曰

聖清嗣服萬作期陽厄在九洪肇菑訌始一州潰入維

帝降百神承其危羣公文武走駓駓內匡諸夏外四夷

譬彼作室非一材棳椔梁柱各有施桓桓劉公吏儒師

起襲介冑脫免纕誓爲井里驅狠羆父老子弟旋娭嬉

婦嬰娩婉戲闤闠百年桑梓立不孺異功同勳誰能差

後有述者視茲辭

浙江仁和場鹽大使陶君墓碑

君諱宗輝字棣生其先會稽人宋袁州通判曰叔量者

遭直國變棄官蜚遯隱新建之昌邑鄉遂爲新[illegible]

共財至於沒齒鄉里過客無問疏昵靡不加禮殷勤孔備故戚鄙載其厚僚友高其介年六十有四光緒四年某月日卒於官舍以子福同成進士官禮部主事贈君如其官加朝議大夫季子舉人福履實營爽塏用藏體魄惟君志行高絜邈然遐厲居卑不辭去寵若浼雖古之貞士何以尚茲然而大位未躋惇史靡記不有隆碣後世奚稱乃述耿介勒元石其辭曰

思淑明達展矣貞純栖遲薄秩有位無坻大官大邑於我如雲遺榮避勢何有繫援夫豈不懷念我家君豈不欲往耽研道真既稱敖吏亦謂逸民身韜名耀迹詘道

公所知舉卓異詔以知縣居職吳文節公擢兩浙鹽筴
君條上七事尤見嘉異悉以施行及徙仁和巡撫羅公
復舉卓異遂加秩同知俾守鄞令駸駸擢用以揚河君
衰老懼以理劇久見羈絏左右之奉闕然永廢郎日告
歸不肯受檄親舊沮尼藐若不聞揚河君郎世行服既
闋久之乃出補故官遂不復用凡其服官率職以愼事
上以禮不造請以干時不激詭以招譽與海寧州學學
正嘉興錢先生泰吉友善錢先生海內名士寡所推尙
獨與人曰陶公邴曼容之流非吾所及其爲名流歸仰
如此內治惇飭供養母兄雖服以義殺情無或貳同居

符倉景愉杞曹登庸並才俊英達州部冠冕希風接流
咸與爲友厥後諸君皆擢科目或至大官君獨弗偶晚
貢生大學頤親誨弟志存無悶遂乃遨遊江淮書記自
食所在牧宰欽遲雅素虛已備禮延納若後君擇人而
造履道以動不悻直以名操不含默以媮合嘗有所之
太守某君謀欲致贐以君素介逡巡久之竟不敢出其
與人交仁心爲質秉義爲杖然諾不侵緩急不忒少時
赴有司之試齎錢三千乘牛車以行既至戚李氏用逋
賦繫獄即出錢畀之已乃大困偃臥逆旅幾不得去後
客蕭令所值粵賊奄至令出扞圍城中無備賓客惶怖

尊峨峨重阜表以貞珉勒辭匪多以昭後昆

候選訓導丁君墓碑

君諱年字伯延自號曰紹南當宋元之際世家海州元季遷日照明洪武中徙家宿州所居鄉曰南函與河南永城比宰墓在焉故遂爲永城人家系清顯令聞不替曾祖南城兵馬司正指揮德祚祖廣東長樂縣知縣鍾嘗充廣東同考官獲士尤衆父清河北主簿維申主簿君有兄曰國學生維謹無子以君後焉君受性敦固孝恭有禮束脩之歲蚤以嚴整見憚屬文下筆不爲靡曼時人莫識惟叔父庶常君異焉中縣學生旋食廩餼祥

簡默不言躬教衣冠魁岸瞻矚温厲羣弟齒長列侍申
申不命之退不敢退不命之坐不敢坐南豐劉孚京嘗
謁諸其廬既見而退喟然嘆曰荀卿有言尊嚴而憚可
以爲師者也年七十有九光緒十年九月某日卒有子
四人曰象乾象泰象豫象復竝歷仕進不隕厥聞既依
族葬之法合窆先隴從子象震與孚京會於京師相與
議德攷行以爲君之立身則貞以廉君之執節則果以
忠君之接人則信以攝君之閑家則整以肅若乃剛而
不嶢直而不矯温温恭人惟德之基非有道之君子其
孰能與於斯乃伐石表隧昭明楷則其辭曰

倉卒跳免君獨不行有友辟戾人莫能堪與居累年初
頗齗齗從容諷厲卒使易節茲屬繁多不可悉載雅好
讀書研思小學通究切音是正文字搜括典記尤篤程
朱之學旁暨顧炎武汪輝祖魏源之書手自繕寫篤老
不倦門闌雍穆喪紀隆禮桑門之法戒不得用然而性
行仁絜耽樂澹泊畜牲不殺厚味不貳家故貧乏少更
艱阸洎乎耆艾之歲始獲諸息之養彌自冲嗇不遑安
豫少子象復官鹽運使銜山東候補直隸州知州得封
中議大夫寵光維休命服有輝君曰上有推恩之仁下
有舍車之義不亦可乎遂藏棄不御以諸生服終平居

宗翰將葬孺人於某原以狀來督銘其辭曰孺人生十有四年而孤明年又喪其母居衰絰之中董其家室及所以督教撫嫗小弱弟者甚敏以惠宗鄗稱之文林君喪元配偃蹇不偶聞孺人賢委幣焉其嫁也年十有七不逮舅姑之養室事脩治薦饗以時故文林君曰自吾娶孺人而思慕之心有所申文林君喜藝文樂賓客日置酒高會不以家爲恤而曰自吾娶孺人有無之言不入於耳師友益親業益精譽益起文林君既卒孤子纍然無以自立孺人察其所堪使從學及賈皆中其材家貧歲艱廣西逆賊狎至覆府城擾下邑匍匐轉徙苦節

亹亹先生允迪德譽處貧不憂儕俗不汙篤古達用綜
文函詁維通乃夷克介而固行方志絜淵清玉素肅肅
閨闥有嚴皐路翼翼子姓弗愆踶步維不國施以作家
矱敬爾後昆斯焉永慕

郭孺人墓誌銘

孺人南城黃氏縣學生雨騰之女嫁爲贈文林郎縣學
生郭君炳泰之繼妻年三十而寡寡居逾三十年年六
十有六以光緒十有二年春正月朔日卒有子六人先
室所遺二曰芹曰蕙孺人出者四曰祖伋曰宗翰曰希
璞曰奉儀五人皆前卒宗翰舉人十有六年某月某日

監司業諱振倫禮部儀制司主事振常之妹歸臨川李氏故工部侍郎諱宗瀚之子婦故大理寺卿諱聯琇之繼配而今工部主事翊煌之所後母也大理始以翰林與司業並列元配趙夫人卒聞夫人才遂委幣焉履貴不驕約而不歉終始四十年爲妻爲母有佐佑之美覆冒之德年五十有八後大理卒之十一年終於南昌之里第實光緒十有五年秋九月丁未初大理無子夫人飾三妾以進終不育大理則選於宗得翊煌以爲後翊煌之宗家桂林大理終於江甯翊煌奉喪暨夫人將歸自江甯未發聞所生親病夫人曰嘻豈以我故奪人之

彌厲嘗倉卒遇寇從容挾子婦沈於淵僅得不死其平
居躬所服食作治每與傭賃之最下者比以是風厲子
姓毋敢不勤以克葆令聞庶與文學紹文林君之緒葢
有司聞而上厥事旌節孝焉嗚呼是宜銘銘曰
婉婉孺人柔順艱貞肇聞自室越在有行亦克劬勞納
子於成子之成矣母之令矣如何不淑遷下庭矣有坊
在閭綽楔在門元宅之幽亦著斯珉子孫繩繩念此淑
靈

李夫人墓誌銘

夫人歸安錢氏故歸安縣學生諱孚威之季女故國子

不過不視人慕其通我固其鄙大理有文天子所使輶
車璽函揚越是指有佐其內莫撓其紀大理乃疢羣醫
微骫夫人之勇有劍如匕劙肌作糜一餟而起明靈攸
相不在牢豕人亦有言因不足倚死生遞代新故交恑
各從其時疇念其始榮者貌親衰棄如屣夫人之仁推
生哀死先室有媼我承如妣生隆其養沒殯於己亦有
兄弟我姪我姊推其惠心亦曁傭婢祈祈庶妾左右弟
靡窈窕之化不仇伊邇婦順孫慈長弟薿薿列侍在幃
或踔於阨夫人顧之不愉以喜夫人之年胡不萬秭新
建之野有膴其時高墳崔崔配於君子望曰臨川阡曰

性哉趣具裝之桂林省焉當是時六親咨嗟以爲難翊煌敦學愷悌既以進士官工部主事惟夫人之故將上所司易外職用便祿養而夫人病問至不謁以奔中道迺與計還故翊煌尤恫於厥心撰德著狀孔備孔哀是年冬十有二月壬申葬夫人於新建西山之麥源從大理之墓移書京師使劉孚京誌之乃誄而銘曰

顯允惟李世纘文史崇華之室孰相厥祀有歸自錢命服有煒柔心體順端操率履爰初來嬪京師之邸京師闐闐豪俊廖廖禮愆俗離有自來矣羣雌代雄婦乘其士格博謳酣遊觀戚里塡街塞衢出入挈批夫人之嚴

年觀於墓域惟土泉之眚又請於父母改葬乎茲邱十有六年夏四月二十有七日窆遂來督銘宜人產丈夫子三少者二人殤長曰師曾年十有五矣甚賢而類繼妻兪產一子曰某銘曰

振振碩人厥世淑靈稟訓自室來嬪令門媚於王姑君舅慈嫜綃衣雜佩有盈笄篋匪飭於庭匪燕於室善心婉容左右專壹愔愔柔嘉淵淵仁孝時言逾嘿有犯不校衆人知著謂若平易黴乎皦哉含明蓄智薰銷以薌膏凝自焚人之明智迺隕厥真英英考功觥觥遐武如何中衢躓此賢輔厥輔伊何鑒於未萌湛我驕志風我

大理勒珉揚休百世是矢

陳伯嚴之元嬪羅宜人墓誌銘

宜人武甯羅氏浙江按察使義甯陳公元子吏部考功司主事三立伯嚴之元嬪也考諱亨奎仕至四川知府二公之賢天下莫不聞伯嚴亦挺厥令文學識議冠絕流輩知府君初未知之以賢按察者信其子曰可妻也故宜人歸於伯嚴其來歸年十有九越八年年二十有六按察君方官河南河北兵備道夫人黃氏以子婦從逾江泝淮次潁上之溜犢而宜人病卒實光緒六年冬十月六日明年伯嚴以父母命歸其喪葬於某原後九

江南北於是河南戒嚴團鄉兵爲練勇君與部署多建奇策三年賊由亳州至歸德趨開封攻城賴練勇力城得不墮以功賜藍翎擢教諭遂選桐柏教諭會汝甯賊陳大濬等竄南陽南陽唐桐柏泌賊踞角子山皆應之烽火四驚君督團練造器械親出戰斬馘甚多賊數攻桐柏城守晝夜不懈事平以知縣用加同知銜自軍興以來豪傑之士起諸生從軍不數年至將相下乃監司守令不可勝數君才能實高屢當大賊擊巨寇不少畏懦大吏皆重之然竟以學官終澹如也事繼母孝由教諭得知縣俸滿赴部可得選以母老不行既而選懷慶

佚形匪驕匪佚孔惠孔修亦有令子爲麟爲虬褻裒故
藏綢繆新隴契闊幽明云胡不恫泉深土艮人從龜坼
庶幾永臧於此新宅

懷慶府學教授朱君墓誌銘代

君姓朱氏諱錫章字文符河南祥符人曾祖安國祖塽
父毓檮皆名諸生君由諸生得訓導歷官至懷慶府學
教授少有大志慷慨任事道光二十一年河決張家灣
開封城守次年塞決河君皆與其役勞苦甚至民被災
流離拯之尤力由是得訓導二十三年河復決中牟二
十七年開封旱勞役如初咸豐二年粵寇勢張甚縱橫

止耕者與民之闌葬者府縣之賓佐吏掌其籍記其葬與遷之數及其財用而以時稽焉惟茲義塋既溝既封厥樹四周均其兆域殊其左右邱崇有度男女有別先後有敘凡葬者爵等州黨號謚子姓族姻皆有楬窆者不勞啓者弗迭薦埽以期無有後災乃立石以表阡樹之柵門勒之綽楔

卓勳哀辭

卓勳字兆麟故相文端公之曾孫父曰景涵官廣西同知嘗署興安知縣有二子長曰照其次勳也勳生八年而孤其伯父知河南懷郡勳從其母依焉而受業於其

教授甚喜曰教授俸入差多可以養老母無缺甘旨足矣吾年巳七十他復何望哉以光緒六年某月某日卒於官壽七十有一娶某氏封宜人子幾人某女幾人適某孫幾人某某年月日葬於某景濂守懷慶重君之賢於其葬也爲之銘曰

元宅之幽朱君所藏終千萬年是焉允臧

懷慶府外省義塋柵門綽楔銘

有清光緒十年歲在閼逢涒灘咸爲譽等如千人度茲廣原十四晦有奇以爲義塋以待四方賓旅之假葬者其旁地八晦有奇以畀守者食焉使司其禁而供其役

萌必死匪汝之郵方春或苓或條於秋彼齒不齊孰知其緐嗚呼勳也齔而卽傅臯長靡稱裾裾始來余惟汝矜一言之道余色載欣一行之甞余怒震震艮馬始駕一蹶九騰嘉爾初服厥馳若奔孱羸善瘚既詘弗任舒舒緩攣亦僨於陵嗚呼勳也匪我多誥吾爲汝期汝之克嶷而宗所依期汝緊何乃祖之思哀哀慈母亦孔之悲嗚呼勳也日爾未病柳生在脽祝注劀殺羣醫睽睽故我誥汝曰惟愼之血𧖴之眚不在革肌神不可不嗇忿不可不持食飲以節起處以時臨深蹈虛有嚴弗隳式勤而躬允答孝慈何斯違斯而令戾茲天屬永乖魂

從姊之夫南豐劉孚京凡三年年十有九夭死勳家故貴盛由王父以來世多材文學書札繪畫並精妙有法度下及彈絲吹篴歌謳弈棊人從其心不習而能惟勳亦好之然能屏去壹自力於學中病瘍羸不任讀亦不自逸勳母在也有姊未嫁妹未笄而其兄不才力學成業以昌其世以孝養厥母以無忘祖考之烈人謂勳庶幾焉奄忽不圖夭其天年余以婚姻知其家之故閔傷其艱難哀其學不遂而早死乃爲之辭曰

嗚呼勳也三年余從汝克勤也身劬道遐而未有聞也

嗚呼勳也天有六氣是爲戟矛攢虛抉隙與生爲仇衆

及明年夏余去徐其後率一二年一過徐或見西銘或不及見去今年春同舍生陸光甫至京師爲余道西銘死余驚問狀初西銘娶婦汪志剛有操能讀朱子小學書西銘買婢婦不悅遽去之或以爲妒悔曰夫子閨門之內無失禮而吾以妒婢聞是吾敗夫子名也遂仰藥死而西銘大傷曰人不謂吾以婢而殺妻乎摧哀內傷亦病光緒十有四年正月病死年三十有二嗚呼西銘才故高在鄉里不能無口語之失鄉之人多不悅惟一二賢者愛重之其他陽下之而已學使者選拔貢生至蕭案其第無逾西銘者而他人得之又舉優行生亦不

魄去離嗚呼哀哉舍予以馳祥金不躍宿離有差芒芒大造孰推孰尸倐盈夭閼豈汝致之嗚呼慟也如何弗悕

張西銘哀辭

余識西銘在光緒四年冬余伯父中書君客授徐州西銘蕭人也爲縣學生走百里來受業居羣弟子之舍一日聞兄病謁歸病愈返爲伯父言兄病幾殆流涕嗚唈余由是有意其爲人西銘少予二歲兄事余甚好學書無所不讀喜爲詩極其才可與有成疏通任事事無所避而勇於爲久其歷可與有樹此余所信於西銘者也

所爲尤悲哀悼慟久而不能自殺也乃爲之辭曰
天之高其不可攀援兮命之極不可恃也衆馮生其必
死兮子獨逢此罹也志慨慷以自憙兮讒慝噂沓而能
議也何幃房之窈窕兮秋霜一夕而下被也嗟子之心
兮亦云傷也遂瞑不視兮之彼下鄉也毀譽一概兮賢
愚忘也何者爲洿兮孰高明也嗚呼哀哉兮人之不平
謂匡章順兮曾參不令柳下爲姣兮宋朝爲貞閭閻能
讓兮伯夷善爭冀缺殺妻兮吳起去兵嫛婗極志兮豪
俊敗名傭夫鷙重兮列士取輕嗟古則然兮豈惟今日
子之昭明兮胡斯之恤去子恆幹兮殉子昔匹心之孔

貢西銘既數失意又會幃房之變故謗者滋多其言絕痛不忍聞西銘一子甚幼死之夕力疾書數紙屬其子曰必無懲而父而棄學又曰吾以嫌不能自釋死即死乞吾友劉孚京爲文達吾志嗚呼西銘異時固自憙居羣輩閒掀然出其類里巷纖介之毀譽宜不足以槪乎其心不幸乃以之病病乃以死古之君子志有所湮塞則務廣之以道故曰有孚在道以明今適介乎嫌疑之閒懼無以自明不能省諸道而以病其志是不亦自好之過歟負絕異之姿而摧抑於里巷之議槁死於戶牖之閒志不遠達行不遠聞語曰誰爲爲之誰令聽之吾

俸入以刊死友之集此數者雖古之人古之人猶難焉而足下親行之讀所爲樂府卓卓與漢魏並又如此雜論著又皆可觀足下其誠古之人耶道喪文敝文學禮義之官不復重於天下諸生亦鮮復以師禮事之獨混混役役自儕於簿尉冀得一飽自慰以没世而已以足下之道憖置於其間出其文人未之前睹也發其言人未之前聞也宜乎人之以足下爲狂也賢士大夫所在不絶也而毁譽者蔽之彼其所謂某也賢某也能文章某也行誼篤吾嘗卽而察之則混然流俗之人而已不知人之好與我異歟將吾之所惡非也或又曰某也不

哀兮智則無述欽臨命之垂訓兮神卽幽而念繩曰吾生之默默兮儻有後之克承不余嗤而屬言兮託微緒於茲文信神明之不沒兮羌余內顧而匪人嗚呼吾德之不修兮吾言之不信懼終負子而已耳橫流涕而何云

與何吟秋書

吟秋足下聞足下名久矣遠而莫之察又或以爲狂生故不敢以書通仲琴至稱足下不容口仲琴吾執友不妄毀譽人以其言之誠知足下之果賢也足下學博而行潔志确然不可拔却知巳之餽以高肥遯之節盡其

然永嘆嫉時俗之氛濁慕逸民之遐躅召彼繪事拟爲此圖用抒寤慨昭風旨蓋古之君子貴適其性若乃彌縫道術經綸天地毗佐黃虞方衡稷契斯固生民之極則古今之同願也雖然通塞時也得失命也時不可彊命不可易或早以成或晚以就或赫赫以隕聞或寂寂以終譽與其隕聞也君子甯寂寂乎且德有潤物而行貪狠或無受而行廉貞彼以德溥此以行峻不是貪以非廉豈慕通而譏隱是用抑情棄智超軌軼羣不必冥滅江海之瀕掩翳山林之內一廬之中可以偃息同心之言可以療飢斯亦阮齋之適也

賢某雖爲文章其才無異於人也某行誼雖修其實僞也吾卽而察之則與吾之心若私有契焉不知人之惡與我異歟將吾之所好非也要之是非不可知則審巳以爲之衡茍其才過我其學博於我其直諒足以進我譱匡我不逮則與之爲師友焉豈當有人之見存乎足下之行誼及所撰述其過我博於我足以進我譱匡我不逮彰彰明矣季春少和方將與仲琴渡河訪足下之廬因獻其業馳此先候惟道履多福不宣

書歐陽阮齋遲廬訂隱圖

阮齋旣以文學知名州部久而不遇年且五十矣乃慨

是以百舉而百困雖有不困然其所至終不足以逮其意之所始期彼行而不逮所期未有不思返者也然而百物之所陳可欲者之所輳方日遞月代以交乎吾前刼其耳目而移其心意彼耳目心意既巳刼於彼而移於此震燿炫煌左右視而一不知其所從而又何暇以返其故爲今吾一遊而志之所爲易者再而況逐乎衆人之所爭奮乎智力之所不及彼憂樂之來無端其去無倪機與人伺神與物靡吾懼其終古馳而不能以止也雖然約之不固則近焉而不至固矣則雖遠而莫之阻亦曰志而已彼志乎外猶然若夫順性命之軌而遊

紀遊

地之相去也不百里日出而駕未晡而旋至若是則其至也可必乎曰未可知也然則從而倍之三之以至於無窮其至也則不可必乎曰未可知也余寓於懷之八年與諸君約遊於盤谷有期日矣盤谷在濟源北去懷八九十里耳然不果至士何或曰輝之蘇門可遊也夕而期申旦而遂行馳二日二百有三十里而至至則會大市販夫販婦車牛百貨之所坌集惝然喪其所爲來皆意沮然留二日卒大樂之不能去噫人之志固無不之而天者制之彼天者不可知以無不之從不可知夫

道德之宇彼天且惡得而制之哉

南豐劉先生文集卷三竟

中科院植物所图书馆
S0049917